

鵝城神探

海 嘯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7517 24

鵝城神探

黃化芳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鹅城神探/海啸 著.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 10

ISBN7—5402—0580—6

I. 鹅… II. 海… III. ①地方作品综合丛书②小说

IV. Z·121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00088 号

鹅 城 神 探

海 啸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东城府学胡同 36 号

北京隆华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210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7—5402—0580—6/I. 60 定价:20 元



作者简介

海啸，原名肖荣凯，1958年出生，大专文化。1974年参加工作以来，曾当过知青、工人、战士、供销员、记者、编辑、政府公务员，现为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文联主席。

1978年开始写作，先后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电视文学剧本等10余万字。电视文学剧本《女尸》还被拍成电视剧播映。《鹅城神探》系其第一部长篇系列侦探小说。

目 录

洗手间谋杀案·····	1
出租屋桃色案·····	43
天鹅湖迷案·····	97
杂物间奇案·····	169
垃圾箱碎尸案·····	241

洗手间谋杀案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群美丽的天鹅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飞来，见到惠州这地方山青水秀，五块大小不一的湖泊明镜似地镶嵌在城南城西两方，东面还有两条玉带似的江水绕城而过，甚为欢喜，便缓缓降至城南的南湖边歇息戏水。其中，有一只小天鹅不知是远道而来飞累了，还是被惠州这宛如仙境的美丽景色所吸引，总之，它不再飞了，就这么立在湖边。天长日久，小天鹅竟然慢慢地化作了一座山岭。人们知道这座山岭是小天鹅变的，其形状又恰似天鹅展翅欲飞，就称它为“飞鹅岭”。从此，“鹅城”也就成了惠州的别称。

鹅城是天然的风光胜地。其中，由五湖组成的西湖湖面宽阔，旷邈幽深，烟波浩渺，水光接天，群峰叠翠，自然景色异常幽雅秀丽，有“苧萝西子”的美誉。清代郡守吴騫有诗赞曰：“西湖西子比相当，浓抹杭州惠淡妆。惠是苧萝屯里质，杭教歌舞媚君王。”形象生动地把惠州比作清纯的乡村美女。清代《广东通志》也云：“惠州城西数百峰，峰峰水上生芙蓉。”可见，古时的惠州西湖已有很高的声誉。

解放后，人民政府把惠州城整治一新，不但拓宽了马路、街道，而且还在沿湖一带修建了许多高楼大厦。其中，在与飞鹅岭

隔湖相望的长寿路上，有一座八层高的大楼掩映在绿树丛中。这座大楼虽然不太显眼，但挂在它大门前的牌子——惠州市公安局却格外醒目。

惠州市公安局的办公大楼虽然普普通通，但里面的干警却个个身手不凡。其中有个叫赵恺的刑侦科长，更是了得。此人今年40出头，虽然没有高大威猛、英俊潇洒的身材，倒也五官端正，一双不大的眼睛却炯炯有神，充满着智慧，使人望而生畏。他16岁参军，30岁时从部队保卫科长的岗位上转业到市公安局，先是当副科长，而后是科长。10多年来，他经手或参与侦破的重大、恶性刑事案件不下百起，多次受到省公安厅和国家公安部的表彰奖励，被誉为“鹅城神探”。

这天是双休日的第一天。多年没和妻儿一起饮早茶的赵恺起了个大早，带上妻子曹贵容和儿子赵军一块来到位于丰湖之畔的丰湖大酒店饮早茶。当他们一家人刚刚蹬上二楼大堂台阶时，一位身穿旗袍、曲线优美的迎宾小姐就笑脸相迎，把他们引入大堂，选了一张靠窗的餐台坐下，然后又招呼服务小姐为他们上茶。片刻，冒着热气的“铁观音”端了上来，服务小姐动作麻利地为他们每人斟了一杯，又微笑着问他们需要什么早点，赵恺说，先来一锅生鱼片粥。

这时，来饮早茶的客人渐渐多了起来，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不一会儿，服务小姐将一锅热气腾腾的生鱼片粥端了上来，为每人盛了一碗，然后伸出右手，做了个“请”的手势。就在赵恺将要拿起汤匙时，放在台上的大哥大突然响了起来。他忙拿起大哥大，打开翻盖：“喂，那位？我是赵恺。……什么？！……哦，你等等。”赵恺迅速地望了一下四周，见到人头涌涌，便快步走出大堂，来到一僻静处，“你再说一遍！……鹅城实业总公司的老板

在公司大楼的洗手间里被人枪杀!?”

二

鹅城实业总公司的办公大楼坐落在市区麦地路。整座大楼高 13 层,沿街立面为瓦蓝色玻璃幕墙,颇具现代气派。

10 分钟后,赵恺便驱车来到这座大楼前的停车坪上。他刚一下车,科里的女侦案员马丽就迎上前来:“科长,凶杀现场在 8 楼!”“好,快带我去!”说着,两人飞快地跃上台阶,冲进大厅,闪入电梯间,不一会儿就上到 8 楼。

凶杀现场——洗手间外已有不少公司的员工在围观,而里面则有不少刑警在忙活着。他们有的在勘查现场,有的在查看死者的尸体,有的在拍照,有的在门口警戒……

赵恺随马丽进入洗手间,看见先到达的副科长刘宏,劈头问道:“情况怎么样?”

警官大学毕业的刘宏今年刚好 30 岁,性格开朗,精明能干,是赵恺的得力助手。他指着仰卧在小便槽前的尸体,说:“子弹是从前额射进去的,一枪致命。”

赵恺俯下身去,查看着尸体头部的弹着点:“死亡时间是……”一旁的法医答道:“昨天下午 6 点半至 7 点。”

赵恺点了点头,缓缓地站起来,用犀利的目光在洗手间里寻视着,最后他把目光定在了门口,思索着。

刘宏见赵恺在看门口思索,便立即上前将门关上,然后站在离门大约一步的地方,说:“根据死者的倒向和伤口的灼伤度,以及子弹射进头部的角度来判断,凶手的身高大约是 1 米 7 到 1 米 72 之间,射程在 3 米之内。我估计,他推开洗手间的门后,跨进了两步,喊了一声正在小便的死者,待死者回过头,确认无

误，便迅速地朝死者的前额开了一枪。”

“正在小便？”“哦，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死者的‘家伙’还露在裤子外面。”

“唔。”赵恺又点了点头，同意刘宏的判断。

这时，洗手间的门突然被人撞开了，一位披头散发的女人冲了进来，扑在死者的身上，嚎啕大哭：“阿焕哥，你死得好惨啊！呜呜呜呜……”

赵恺看了这突如其来的女人一眼，厉声地问刘宏：“她是什么人？！”刘宏不认识这个女人：“可能是……”

这时，门外围观的一位公司职员冲里面大声地说：“她是我们袁老板的新婚太太！”

“哦？！”赵恺一听是死者的妻子，便示意马丽去安慰她。马丽点点头，上前扶起她，安慰道：“袁太，人死不能复生，还请你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

袁太悲痛欲绝，泣不成声地看着马丽，哽咽地说：“警察小姐，你们一定要抓到凶手，为我老公报仇伸冤哪！”说着，又放声大哭起来。

赵恺站在一旁，不动声色地打量着眼前这位痛不欲生的袁太。只见她高挑的身材，苗条而不失丰满，一双高耸的丰乳随着抽泣而上下起伏，显得分外诱人；线条柔和的鹅蛋脸上，由于悲痛显得有些苍白，虽然没有装扮，且披头散发，但依然冷艳靓丽，看上去顶多20出头。看到这里，赵恺禁不住在心里轻叹一声：“唉！自古红颜多不幸……”

“科长！”刘宏的一声叫唤打断了赵恺的思绪。他回过神来，见刘宏指着一位高大英俊年约二十四、五的年轻人说：“科长，这位是公司的办公室主任。”

年轻人自我介绍道：“我叫邹敬。刚刚接到公司保安部的电

话，就赶来了。希望你们尽快破案，抓住凶手！”说着，递过一张名片。

赵恺接过名片看了一眼：“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早日破案！不过，你们也要密切配合我们。”“一定一定。”“好，就这样吧！”赵恺说完，又扭头看了袁太一眼。谁知，袁太也正在注视着赵恺，四目相对，忙别过脸去。

三

当天下午，市公安局小会议室内，刘宏向局领导和干警通报案情：“凶杀案发生在昨天，也就是1997年8月29日下午6点半至7点之间。死者名叫袁焕，是我市私营企业——鹅城实业总公司的老板。此人今年45岁，和新婚太太文露结婚前，哦不，确切地说是登记前——因为他和文露还没来得及摆酒，按照惠州的风俗，只有摆了酒才算结婚……”

“喂！你这人怎么这么罗嗦！”马丽不满地打断了刘宏的话：“难道登记了还不算合法夫妻，摆了酒才算合法夫妻？真是奇谈怪论！”

刘宏嘻皮笑脸地反唇相讥：“哟，看我们马大小姐急的，你是不是也想光登记不摆酒哇？”一句话把在场的人逗得哄堂大笑，闹得马丽满脸通红。最后，还是赵恺出来打圆场：“好了好了，别再拿小马开心了，人家还是黄花闺女呢！”

坐在首席的凌局长也笑道：“还是言归正传吧。小刘，你接着说！”

“是！”刘宏冲马丽做了个鬼脸，接着说道：“袁焕和文露登记前，已经有了妻子儿女。前几年，他还是河南岸的一个农民，夫妻俩靠做点小生意维持生计。92年后，他趁惠州地皮热起来之

机，炒起了地皮，一来二去，就发了起来，不仅成立了公司，而且还花了 5000 万元建起了一座 13 层的办公大楼，成了惠州商界的‘成功人士’。俗话说得好，饱暖思淫欲。据公司的职员反映，袁焕富了之后，就越来越看不上自己的‘黄面婆’了，经常借故不回家。可他那位‘黄面婆’也不是好惹的。袁焕头天不回家，第二天一大早她就会闯到公司来闹，有时闹得全公司的人都出来看热闹。自从文露来公司当了袁焕的秘书后，袁焕就铁了心要和‘黄面婆’离婚。‘黄面婆’见大势已去，无可挽救，便只好同意离婚，但前提是袁焕必须把一半财产分给她。袁焕为了抱得美人归，只好忍痛相让，把一半财产分给了‘黄面婆’。这个月中旬，袁焕和文露登了记，并选定下个月 8 号摆酒，帖子都发出去了。谁知，昨天下午准备回家时，却遭不测。哦，对了。据公司职员反映，袁焕有个习惯，这就是每天下班前必定要去洗手间。”

凌局长点点头：“袁焕被枪杀之前，有没有人见过凶手或可疑的人进入公司大楼？”

刘宏：“据公司的保安说，在袁焕下班时间的 5 分钟前，有一个自称是自来水公司的人说接到通知来修水表。可过了不到 10 分钟，这人就急匆匆地走了。”

赵恺一听，忙问：“这人长得什么样？”

刘宏：“保安说，这人长得五大三粗，满脸络腮胡子，小眼睛，蒜头鼻，厚嘴唇，个头比保安略高，大约 1 米 7 左右。”

赵恺点了点头，对身边的技术员老高说：“老高，立即将疑犯的头像拼出来，找保安辨认！”“是！”老高应声离去。

赵恺突然想起了什么，又问刘宏：“哎，你刚才说，在袁焕下班时间的 5 分钟前，是什么意思？”

刘宏：“哦，是这样的。据保安说，袁焕下班从来都比公司职员晚半个小时，也就是 6 点半才下班。但有时偶尔也会在办公室

过夜。所以，昨天下班后袁焕没有出来，保安也就没感到奇怪。直到今天早上勤杂工搞卫生时，才发现了袁焕的尸体，于是报警。哎，对了。保安还说，平时，袁焕和文露总是夫妻双双把家还的，可昨天下午，文露却是自己一个人先回家的。”

刘宏讲完后，凌局长和赵恺交换了一下眼色：“赵科长，谈谈你的看法吧。”说完，掏出一包“红塔山”，取出两支，甩给赵恺一支。

赵恺点燃了那支“红塔山”，深深地吸了一口，又缓缓地吐了出来，然后一字一板地说：“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此案是一宗有预谋有计划的凶杀案。另外，从凶手不仅掌握了袁焕下班的时间规律，而且对他下班前必定要去洗手间的习惯也了如指掌这一点来看，凶手还一定有个同谋，而这个同谋又一定是个非常熟悉袁焕的人！”

“我同意赵科长的判断！”凌局长把吸剩的烟头往烟盅里一按，扫视了大家一眼，提高了声音：“现在，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取证，然后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挖出真凶！”

四

第二天一早，赵恺把全科干警召集起来作了分工：刘宏带一组去鹅城公司摸底排队；老高带一组带上拼图去找保安辨认；赵恺自己则和马丽去找文露。安排好后，各组自行行动。

袁焕的新居位于螺山别墅区内，是一座三层高的西班牙式小洋楼。赵恺和马丽把车停在门前的草坪上，下车后径直来到门口，马丽伸手按了一下门铃。片刻，一个小保姆开门探头。问清来由之后，又进去向主人通报。稍顷，才把门打开请他俩进

去。

好一会儿，文露才从楼上下来。今天，她穿了套浅红色的丝质睡衣，贴身的黑色文胸和粉红色的三角裤若隐若现。虽然，今天她仍没化妆，但气色明显比昨天好了许多。“你们来啦？”她淡淡一笑，憔悴的脸上露出一对浅浅的酒窝。说着，在赵恺和马丽对面坐了下来。

赵恺端起小保姆刚刚送来的茶，呷了一口，然后像拉家常似地说：“袁太太……”“叫我文露吧。这样，我的心会好受些。”“对不起。”赵恺继续说道：“文露小姐，你今天的气色比昨天的好多了。”“是吗？谢谢。”“呃，听口音，你好像是外省人。”

文露又是淡淡一笑：“我是四川人。”

赵恺装出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哦？那你是怎么到惠州来的？”

文露把长发向后拢了拢，显得漫不经心地说：“去年大学毕业后，来惠州找工作，见到《惠州日报》有鹅城公司的招聘启事，就来应聘。由于我是学中文的，专业对口，就被聘上了。”

赵恺点了点头：“那你和你先生是什么时候……”

文露一怔，有些不高兴了：“怎么，这个也跟你们破案有关？”

赵恺微微一笑：“对不起。凡是与袁焕有关的事情，我们都要了解，而且越详细越好。”

文露也斜了赵恺一眼：“感情这东西，很难说得清。总之，我来公司后，我先生对我很好，很体贴我、关心我。渐渐地，我就发现自己爱上他了。就这么简单。”

赵恺从兜里掏出一包“红塔山”问文露：“可以吗？”“请便。”赵恺点燃了一支烟后，又问：“你先生今年45岁，比你大整整20岁。你们之间就没有代沟吗？哦，换句话说，就是你们……”

文露打断了赵恺的话：“赵科长，我明白你的意思。说实在的，我觉得一个单身在外的女孩子，找一个年龄稍大，事业有成的男人做丈夫，更具有安全和满足感。”说着，把目光移向马丽，“警察小姐，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呢？”

在作记录的马丽冷不丁地被文露问了一句，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她迅速地瞟了赵恺一眼，又尴尬地笑笑：“对不起，文小姐，这个问题我还从来没想过。”

“是吗？”文露的脸上闪过一丝苦笑：“你真幸福……”

“怎么，你不幸福？”马丽话一出口，又后悔了，不安地看了赵恺一眼。

文露凄惨地笑笑：“未披婚纱，先成寡妇，哪还有什么幸福可言。”说着，又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啊，对不起，一会儿我还要去医院打针。二位……”

赵恺见女主人下了逐客令，便和马丽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站起来：“既然你还有事，那我们就不打扰了。不过，临走前，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你。”

“说吧！”“据公司的人说，平时你和你先生总是一块下班回家的。可出事的那天，你却比他提前了15分钟离开公司。是什么原因？”“哦，是这样的，这些天我不太舒服，约了医生打针，所以就提前走了。”

离开袁家后，马丽若有所思地对赵恺说：“科长，我总觉得这个文露和她那个死鬼老公的结合有些不可思议。”

“哦？”赵恺盯着马丽问：“为什么？”

马丽笑笑，露出了一脸孩子气：“一时半会儿，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我有这种感觉。”

赵恺指了指马丽的鼻子，笑道：“你这个小丫头，破案可不能跟着感觉走哇！”话言未落，突然，赵恺的大哥大响了起来，他连

忙打开翻盖：“我是赵恺！……什么？！……保安认定拼图上的人就是杀人疑犯？……好！立即向凌局长报告，请求印发通缉令，通缉疑犯！”

五

两天后，各组在市公安局小会议室汇报情况。

刘宏首先发言：“鹅城公司一共有 53 名职员。”说着，将一份花名册递给赵恺，“这是鹅城公司全体职员的花名册。经过我们调查摸底，逐个排队，全公司 53 人中没有一个与死者袁焕有过矛盾或冲突的。换句话说，就是 53 人中，还没有一个有杀袁焕的动机。”

正在翻阅花名册的赵恺听刘宏这么一说，抬起头来，注视着他：“这么说，袁焕在公司的人缘还是挺好的嘛！”

“可以这么说。”刘宏端起茶杯，喝了几口，又巡视了一下大家：“不过，鹅城公司的办公室主任邹敬却向我反映了一件这样的事。他说，几个月前，确切的时间他记不清了。有一天下午，他拿着一份报告去找袁焕签字，谁知，他刚一走到门口，就听见里面一个男人在恶狠狠地说，朋友之妻不可欺！我告诉你，她是我的女人！如果你不把她还给我，我就要你的狗命！说完，这个人呼啦一下把门拉开，气冲冲地走了出去。”

赵恺的眉毛一扬：“这人是谁？”

“邹敬说，这人是袁焕的朋友，叫吴亮。以前常来约袁焕打麻将。有一次，他们三缺一，就把他拉上，陪他们打了一次。”

“吴亮？”赵恺想了想，说：“哎，刘宏，你不是有个同学叫吴亮吗？上一次他那什么鸟公司开张，你还硬拉着我去吃了一顿。不会是他？”